

陸宣公集六

陸宣公集

唐陸宣公翰苑集卷第十七

平定張佩芳蓀圃注釋

新安汪肇龍稚川

程瑤田易田

汪梧鳳在湘

方矩晞原叅訂

奏草

鑾駕將還宮闕論發日狀

舊唐書德宗紀興元元年六月戊午車駕還京

發興元是日大雨及入斜谷晴霽從官將士懽然以為天助

右先頒勅旨已定行期所司供承亦聞粗備但以霖潦

方甚

爾雅久雨謂之淫淫謂之霖左傳凡雨自三日以往為霖禮記水潦降

道路阻艱衆

情同憂莫敢論奏今發日漸逼陰雲尚繁小大嗷嗷愁

懼轉甚臣雖闇鈍亦竊揣量豈不知元惡初平餘氛未

殄乃是逆順將分之際吉凶多變之時須速鎮安理宜

促駕向使霖潦為害人功可施其備禦由于智能其役

用止于煩費其所患不及于性命其可憂但在於人臣

則當公私罄財上下竭力務寧大業奚恤暫勞各應叶

奉聖規安敢復忤成命良以褒斜峻阻

史記留侯世家

中注正義曰

括地志云褒谷在梁州褒城縣北五十里南中山昔秦
欲伐蜀路無由入乃刻石爲牛五頭置金于後僞言此
牛能屎金以遺蜀蜀侯貪信之乃令五丁共引牛塹山
堙谷致之成都秦遂尋道伐之因號曰石牛道蜀賦以
石門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是又云斜水源出褒城縣
西北衙嶺山與褒水同源而異流漢書溝洫志云褒水
通沔斜水通船素號畏途緣側逕于巔巖綴危棧于絕壁
用鉛錄棧卽閣也劉禹錫云棧閣凌虛下臨哈呀層崕
峭絕柵木垣鐵因而廣之限以鈎闌狹徑深陁從而拓
之方駕從容棧閣之制亦可想也歐陽詹棧道銘云秦
之坤蜀之艮連高夾深九州之險也大抵漢中雖是平
州東北入長安西南出或百里之內歷險且千或一程
劍門皆是棧閣之路

之中涉水數四若遇積雨滯浸羣峰澍流

增韻澍與注同水流射也

巨石崩奔訇隱相繼

史記司馬相如傳砰磅訇礚正義曰訇呼宏反皆水流鼓怒之聲也

深谷瀾漫往來不通悉非功力之所支籌略之所遏斯

須之頃跬步之間小爾雅跬一舉足也倍跬謂之步類

也兩舉足曰倉皇邁歛皆不可測匹夫單騎尚且過防

步步六尺也況萬乘時行千官景從前漢刑法志天子畿方千里兵

書嚴助傳奉千官之供謹按而可以蹈不存之險史記

景讀曰影言如影之隨形也相如傳駭不存之地劉冒無禦之災乎如或蹳路深崩

貢父曰不存猶言不虞綱目集覽蹳與蹳通飛陞曰蹳西都賦曰陵蹳道

而超西塘注蹳陞級也說文小水入大水曰蹳閣道

淹圯綱目集覽崔浩曰斜谷路險不容行架木為棚而界百五十里有棧閣二千九百八十九間板閣二千八

百九十二間揚子方言淹敗也水敞為淹說文圯毀也

環衛之儀或缺屬車之馬

微驚

唐書車服志屬車十乘一曰指南車二曰記里

鼓車三曰白鷺車四曰鸞

旗車五曰辟惡車六曰皮軒

車七曰羊車與耕根車四

望車安車為十乘行幸陳于

鹵簿則分前後大

勢會則分左右縱有億徒何所為用陛下欲無駭慮

其可得乎又或霍滯更深

谿間皆溢逕路既絕傳送無

由連山萬重進退不可一日乏食將如之何陛下欲無

軫憂固亦難矣人主舉措宜圖萬全必先事以防危不

臨危而求幸幸而獲濟貽媿已深不幸罹災追悔何及

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誠哉是言臣今非敢阻陛下欲速

之情但頗以不達為慮耳倘迺審旨少俟開晴則發期

卷之三之三

雖延涉路無滯不疾而速允叶乾行知幾其神是謂天
鑒竊聞羣議輒以上陳悽悽懇誠實冀昭納謹奏

請釋趙貴先罪狀

右欽激奉宣聖旨前者共卿商量趙貴先欲恕其罪
朝來更問諸將皆云貴先順從朱泚則是逆人合依常
刑不可寬捨衆人意既如此應難釋放卿宜知悉者臣
愚以爲貴先從逆之罪法當不容貴先陷身之由情則
可恕陛下所議矜宥原其情也諸將所請誅戮據於法
也據法而除君之惡者人臣之常志原情而安衆之危

者人主之大權臣主之道既殊通執之方亦異言各有

當體各有故事或相駁而無傷此之謂也往以襄城告

急詔令

他本
作命

隴右發兵齊映率衆東行貴先卽其部將

于時軍至昭應適遇駕幸奉天齊映馳歸鳳翔貴先獨

守營幕進無總師退闕亂兵

玉篇闕止
也與礙同

遂爲賊泚所招

給以同迎鑾駕泚既反狀未露貴先安得不從已受邀

畱遂遭刼制身縻僞職兵隸兇徒雖居賊中亦不見任

首末事跡簡在天心臣亦親承德音非獨聞於傳說其

於情狀頗有足矜所可受責之辜唯在不能守節而死

耳貴先倘能守節卽是忠烈之徒固獲褒旌豈資寬捨

凡所議讞蓋緣獄疑前漢景帝紀諸獄疑若雖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厭者輒讞之注師

古曰讞平議也通典八議一曰議親二曰議故三曰議

賢四曰議能五曰議功六曰議貴七曰議勤八曰議賢

諸入議者犯死罪皆及應議之狀先奏請議議定

奏裁流罪以下減一等其犯十惡者不用此律罪疑

惟輕實編令典書舜脅從罔理亦載聖謨書亂况復懷

光未殲希烈猶熾遭罹誘陷其類實繁今京邑初平皇

猷更始北史牛宏傳皇猷遐闡化覃海外乃是汙俗觀化之日聖王布

德之時所用刑章尤宜審慎一輕一重理亂攸生宥之

以恩則自新者咸思歸命斷之以法則懷懼者始務儉

生衆心旣偷賊勢愈固不忍一朝之忿而貽累歲之憂
苟循匹夫之談以與億衆之役爲計若此夫何利之有
焉曩者羯胡亂華染汙士吏肅宗興復累降赦書罪止
渠魁餘所不問河朔遺孽旣聞德澤之宏被且幸脅汙
之見原人人皆自怨尤各悔歸國之晚及乎三司按罪

唐書百官志凡寃而無告者三司詰

之三司謂御史大夫中書門下也

繼用嚴科

唐書刑

史之亂僞官陸大鈞等背賊來歸及慶緒奔河北脅從

者相率待罪闕下自大臣陳希烈等合數百人以御史

大夫李峴中丞崔器等爲三司使而肅宗方喜刑名器

亦刻深乃以河南尹達奚珣等三十九人爲重罪斬于

獨柳樹者十一人珣及韋恆要斬陳希烈等自盡於獄

中者七人其餘決重杖死者二十一人以歲除日行刑

集百官臨視家屬流竄

未降之流復喜得計

通鑑有自賊中來降者言羣臣在鄴者聞

赦希烈等皆自悼恨失身賊庭及聞希烈誅乃止上甚悔之

慶緒將消而再結思明

已附而重攜

唐書史思明傳聞三司議陳希烈等死思

位此等宜見勞返殺之況我本從祿山反乎

浸長厲階至今為梗豈不以任

法吏而虧權道小不忍而亂大謀者乎昔漢高帝既定

四方見諸將徃徃偶語謀反乃問張良曰為之奈何良

曰陛下所最恨者為誰帝曰雍齒與我有舊而數窘我

良曰今急封雍齒則人人自堅矣帝用良計諸侯果安

皆云雍齒且侯吾屬何患

見史記而侯世家

蓋以圖霸王者不

牽於常制安反側者罔念於宿瑕今陛下有漢高之英
貴先無雍齒之釁加戮不足威暴逆矜全可以定危疑
明恕而行盛德斯在何所爲慮尚勞依違微臣區區上
言蓋爲將來張本凡非首惡皆願從寬庶使負累之徒
莫不聞風而化消姦兇誘惑之計開叛亂降附之門此
其大機不可失也陛下前意固爲善矣伏惟不爲浮議
所移謹奏

論替換李楚琳狀

右欽掾奉宣聖旨李楚琳不可久在鳳翔欲候朕到日

簡擇一人替楚琳充節度使楚琳別與一官便隨朕歸
 京既有迎駕諸軍威勢甚盛因此替換亦是權宜卿宜
 商量穩便否者臣聞王者有作先懷末圖謀必可傳事
 必可繼不因利以苟得不乘便而幸成故能上下相安
 而理可長久也彼楚琳者固是亂人乘國難而肆逞其

姦賊邦君而篡居其位按以典法是宜洿瀦

禮記臣弑君子弑父

殺其人壞其室洿

其宮而瀦焉前漢王莽傳古者畔逆

之國既已誅討則

瀦其宮室以為汗池納垢濁焉名曰

凶虛雖生菜

既屬多虞不遑致討乃分之

茹而人不食

以旄鉞

授旄鉞宣

又繼之以寵榮逮至南巡頗全外順道途無

懼威靈

乃

壅亦有賴焉雖朝命累加蓋非獲已然王言一出則不可渝縱闕君臣之恩猶須進退以禮今若因行幸之威勢假迎扈之甲兵易置以歸事同虜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禍亂繁興為日久矣負釁居

位豈惟一人以此時巡後將安入

書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

万岳孔安國曰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曰時巡也

以此撫御誰其感懷昔漢高

僞遊韓信見獲

史記陳丞相世家漢六年人有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陳平平曰古者天子巡

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僞遊雲夢會諸侯于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遊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為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遊雲夢上因隨以行

未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至即縛而執之載後車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高帝顧謂信曰若毋聲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遂會諸侯于陳盡定楚地功臣繼叛天下幾危

征伐紛紜以至沒代其微倖之不可也如此陛下得不

為至戒哉議者謂之權宜臣又未諭其理夫權之為義

取類權衡綱目集覽公羊傳桓十一年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

善者也解云權之設所以扶危濟弱舍死亡無所設也借使君父臨溺河井寧不執其髮乎是其義也通鑑本

注衡以平物權則權物衡者秤也小爾雅斤十謂之衡

謂之鈞廣韻權者錘也博雅權錘玉篇權稱錘也周禮

秤正斤兩冬官考工記宗后以為權注以

為稱錘以起量故權在於衡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於事則義

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而捨輕其遠福也必擇
輕而避重苟非明哲難盡精微故聖人貴之乃曰可與
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言知幾之難也今者
甫平大亂將復天衢輦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
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
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
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之所以多喪
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讀史管見孔子曰可與立未可
與權此章絕矣唐棣之華偏其
反而其義不與上相蒙也說者乃貫之爲一謂唐棣之
華一反一正以喻用權者當反經以合道於是權之義

不復明於天下而變詐術數之事行矣陸贄之學其師承不可考然觀其陳輕重之義破反道之說皆秦漢諸儒所不能及者宜其操守堅固議論端實歎為通達而不畔於道也使遇太宗其效不在魏文貞下矣通鑑本注陸贄此論所以正漢儒反經合道為權之失程氏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說皆非也權只是經字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夫以韓信才略當時莫儔且負猜嫌已遭告訐縱之足以亂區宇除之可以安國家幸而成

擒猶謂失策當時被攻戰之害

謹按此謂陳豨反也前漢韓信傳上械信至

陽赦以為淮陰侯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後陳豨為代相監邊辭信信擊其手與步于庭數匝仰天而嘆曰子可與言乎吾欲與子有言締因曰唯將軍命信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反陛下必不信而至陛下乃疑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信之曰謹奉教漢

十年豨果反高帝自將而徃信稱病不從百代流詭詐之譏况楚琳卒伍凡

材廝養賤品公羊傳宣十三年廝役扈養注艾草為防者曰廝炊烹者曰養史記陳餘傳廝養卒

注如淳曰廝賤者也因時擾攘得肆猖狂非有陷堅殪敵之雄出

奇制勝之略頗同狐鼠乘夜睢盱張衡西京賦緹衣隸

曰睢仰目也晨光既升勢難踰縮說文踰蹠也釋名齊人謂車枕以前曰縮

言局縮也今郊畿已又武衛方嚴汧隴鎮壓於其西邠涇扼

制於其北顧是岐下若居掌中以楚琳瑣劣之資處掌

中控握之地縱令躑躅易羸豕孚躑躅釋文躑躅不靜也程傳跳躅也何惡能

為願陛下姑務含宏普安反側促駕濫止錄功犒勤敷

肆省之恩布惟新之令然後召

他本

帝臯

通鑑綱目

初

宋泚鎮鳳翔

遣將牛雲光戍隴州欲執留

後帝臯以應泚事泄率衆

秀泚遇泚遣中使蘓玉齋詔

書加臯中丞玉謂之曰帝

臯書生也君不如與我俱之

隴州臯不受命君以兵誅

之雲光從之臯乃先納蘓玉

受其詔書謂雲光曰大使

苟無異心請悉納甲兵乃可

入雲光易之輸甲兵而入

臯伏甲誅之築壇盟將士曰

李楚琳賊虐本使既不能

專上安能恤下宜相與討之

遣兄平奔詣

奉天詔以隴州為奉義軍擢

臯為節度使

文武之職擇元勳宿望命出總岐隴之師則彼承詔欣

榮奔走不暇安敢蠶介復勞誅鋤

張衡西京賦蹉躑躅

帶措置得宜萬無一跌

箭漢躓錯傳跌而不振注師古

同朱丹吾轂不知

何遽過動不為後圖伯希睿聰試更

跌將赤吾之疾也

詳慮謹奏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時貞元元年

昨日欽湊奉宣聖旨示臣馬燧渾瑊等奏平懷光收河
 東狀兼令臣商量須作何處置令欽湊奏來者兇梗殲
 盪關畿廓清實聖謀廣運之功亦宗廟無疆之祚應須
 處置大略已附欽湊口陳展轉傳言恐未盡意謹復薦
 其固陋願陛下少畱察焉臣聞禍或生福福亦生禍喪
 有得之理得有喪之端故晉勝鄆陵范燮祈死左傳晉侯及楚
 子鄭伯戰于鄆陵楚子鄭師敗績晉范文子反自鄆陵
 侵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

作矣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吳克勁越夫差啓殃史記吳泰伯世家吳

王夫差元年以大夫伯嚭為志二年吳王悉精兵以伐越大宰習戰射常以報越為子魏武侯問于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

數戰而數勝數戰則民罷數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吳之勝則主憍以憍主使罷民

晚矣夫差之所以自到于干幸通鑑本注微遂也是知福不可以屢微

幸幸覲非望也得不可以常覲覲居福而慮禍則其福

可保見得而忘喪則其喪必臻臣竊懼諂諛希旨之徒

險躁生事之輩幸兇醜覆亡之會揣英主削平之心必

將競效甘言誘開利欲謂王師所向莫敵謂餘孽指顧

可平請迴蒲坂之戈前漢地理志河東有蒲坂縣注始

皇東巡見長坂故以蒲坂名一說

晉文公以蒲賂秦後秦還蒲因復起淮沂之役斯議一名其地曰蒲坂坂反古通川

啓必有亂階故微臣姑以生禍爲憂而未敢以獲福爲

賀也何則建中之難其事可徵始以蓄憾而隘於含容

或以亟勝而輕於戰伐故文喜之討涇上之瘡痛未平

通鑑楊炎欲城原州命李懷光居前督作朱泚崔寧各

將萬人翼其後詔下涇州爲城具涇之將士怒曰吾屬

爲國家西門之屏十餘年矣始居邠州甫營耕桑有地

著之安徙屯涇州披荆榛立軍府坐席未暖又投之塞

外吾屬何罪而至此乎劉文喜因衆心不安據涇州不

受詔上疏復求段秀實爲帥不則朱泚癸亥以朱泚兼

四鎮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代懷光劉文喜又不受詔

欲自邀旌節據涇州叛遣其子質于吐蕃以求援上命

朱泚李懷光討之久之不拔徵發餽運內外騷然朝臣

上書請赦文喜上不聽曰微孽不除何以令天下於是

卷之二十一

衆知上意不可移時吐蕃方睦于唐不爲發兵城崇義

之征漢南之芟夷繼甚唐書梁崇義傳崇義與田承嗣

牙槩結然獨以地福兵少法令最治親厚數諷入朝荅

曰來公有大功畏闕豎譏遠巡辭召至代宗立不待駕

而朝即見族吾豐盈矣若何欲見上乎建中元年李希

烈請討之崇義懼整飾軍旅德宗欲示以信詔金部員

外郎李舟諭旨舟至以入朝勸崇義崇義不悅明年更

命給事中盧翰往崇義益不安跋扈甚帝命李希烈率

諸道兵進討崇義殺希烈臨漢屯兵千餘希烈怒引兵

循漢而上崇義使翟崇暉杜少誠戰蠻水折北至諫口
大敗二將降希烈寵之使降兵徇襄陽約百姓按堵崇
義閉壁守者斬關出不可止乃與妻赴井死傳首京師
希烈誅其親族及軍阻命之帥非不誅也伐叛之師非
從臨漢役者二千人

不克也介焉之斷非不堅也赫師之怒非不逞也然以

人不見恤惟戮是聞有辜無辜不敢自保是以抱釁反

側者懼鈇鉞之誅他本加畏禍危疑者慮猜譖之災一本

作及遂乃螽結以拒討狼顧以背恩鹽鐵論中國無狗吠之警邊境無狼

顧之憂前漢食貨志失時不雨民且彌兩河而巨淮夷

盜三輔而盜京邑前漢百官公卿表內史掌治京師景

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掌

列侯武帝大初元年更名右扶風與左馮翊京兆尹是

為三輔注三輔黃圖云京兆在尚冠前街東入故中尉

府馮翊在太上皇廟西入右扶風在夕陰街北入故主
爵府長安以東為京兆長陵以北鑿輅為之再駕前漢
為左馮翊渭城以西為右扶風也禮樂
志鑿路龍鱗罔不胙飾左傳行宮至于合圍于時海內
交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

大搖物情幾去天命莫保于寸晷王威不出於一城邦

國之杌隉艱屯綿綿聯聯若包桑贅旒幸而不殊者屢

矣前漢五行志君若綴旒不得舉手注旒旌旗之屬隨

易繫于苞桑今之解者以苞桑為固結之物非也蓋古

人朽索六馬虎尾春冰之類也陸宣公收復河北後請

罷兵狀云邦國之杌隉綿綿聯聯若苞勢之危窘實足

桑綴旒幸而不殊者屢矣此得其解

寒心方岳貢曰德宗征討諸鎮亦有不得不然之勢但

而變生意外耳宣公鑒于往事故詳言非有曩時熊羆

翁習之師

左思蜀都賦亦以財雄翁習威盛貌

雷霆奮發之勢武

庫劔戟之利帑藏財賦之殷其所以施令率人取威定

亂比于建中之始豈不至微至殺哉然而陛下懷悔過

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通鑑本注此謂知黷武窮兵之

長亂知急征重斂之勦財知殘人肆欲之取危知違衆

率心之稔慝知烝庶困極之典怨知上下鬱堙之失情

德音渙然與之更始所在宣敷之際聞者莫不涕流雖

或兇獷匪人綱目集覽獷古猛反說文犬獷獷不可附也前漢儒林叙傳獷獷亡秦注獷粗惡貌

亦為之欷歔誠之動物乃至斯懷臬鴟以好音消稜

沴為和氣由是姦回易慮書崇信黎獻歸心假王畔他本

作渙一作之夫削偽號以請罪通鑑王武俊田悅李納皆去王號上表謝罪

觀彙首鼠之將壹純誠以效勤

通鑑

本注謂馬燧韓滉

事而觀其心迹則知之矣謹按通鑑

建中四年十月上

幸奉天十一月馬燧遣其行軍司馬

王權及其子彙將

兵五千人入援屯中渭橋與元元年

二月河東將王權

馬彙引兵歸太原音注曰以上幸山

南聲聞不接故引

兵歸史言馬燧怠於勤王又淮南節

度使陳少遊將兵

討李希烈屯盱眙聞朱泚作亂歸廣

陵脩塹壘繕甲兵

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閉關梁禁馬

牛出境築石頭城

穿井近百所繕館第數十修塢壁起

建業抵京峴樓櫓

相屬以備車駕渡江且自固也少遊

發兵三千大閱於

江北滉亦發舟師三千耀武於京江

以應之鹽鐵使包

佶有錢帛八百萬將輸京師陳少遊

以為賊據長安未

期收復欲彊取之佶不可少遊欲殺

之佶懼匿妻子於

案牘中急濟江少遊悉收其錢帛佶

有守財卒三千少

遊亦奪之佶纔與數十人俱至上元

復為韓滉所奪音

注曰史言天了播遷

流亡凍餒者希保於室家屯戍戰

藩鎮阻兵陵慄王人

流亡凍餒者希保於室家屯戍戰

爭者冀全其性命德澤將竭而重需右臣已絕而更交

天下之情翕然一變曩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

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史記淮陰侯傳遺辨

士奉咫尺之書師古曰八寸曰咫咫尺者言其簡牘或

長咫或長尺也孔融論盛孝章書公誠能馳一介之使

加咫尺之書則孝章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通鑑

可致友道可宏矣高宗諱改之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悖臣禮拒

天誅圖活而不圖亡明矣尚恐陛下以臣言之略而未

喻也請復循其本而申備之往以河朔青齊同惡相扇

通鑑本注河朔謂王武俊

田緒劉忬青齊謂李納

擁戎據土易代不庭通鑑音注不庭

謂不朝者杜預曰下之事上皆成禮于庭中一曰庭直也不庭謂不直者

陛下恥王化之未

同忿姦慝之靡格於是發六軍神策河陽河東澤潞朔

方之騎士以徂征於北命永平汴宋幽隴江淮閩嶺之

將卒以奮伐於南罄國家廩帑以贍軍悉公私廐牧以

張武算斂周於萬類徵徭被於八荒

後漢張衡傳翽鳥舉而魚躍兮將往

走乎八荒注八方荒遠地也淮南子曰登山履石封以望八荒

勞已甚矣威亦盛矣

既而曠日綿歲老師費財兩河之寇患有加無瘳而邦

本已始

他本作始

覆矣洎涇卒唱亂泚戎構災豺狼整居於

禁闔猱獠擇肉於馳道

三輔黃圖馳道案秦本紀始皇

馳道注曰馳道天

二十七年治

子道也蔡邕曰馳道天子所行道也今之巾道然漢書

賈山傳曰秦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

之上濱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

隱以金椎樹以青松漢令諸侯有制得行馳道中者行

旁道無得行中央三丈河朔問罪之衆布路而歸左傳

也不如令沒入其車馬通鑑上遣中使告難於魏縣

朝布路而罷注布路分散遂赴長安馬燧李芄引兵歸

行營諸將相與慟哭懷光遂赴長安馬燧李芄引兵歸

鎮李抱貞宋郊伏順之師守壘不暇于斯之亂海內沸

退屯臨洛騰詩百川倘有問鼎之雄圖滔天之巨猾幸災乘閒何

所不為既而悅納之儔咸自斂縮內無非望之議外無

鞅境之侵及聞天澤滌瑕後漢班固傳于是百姓制書

復爵會不帶芥賈誼賦細故蒂芥何足以疑又司馬相

如賦胷中曾不帶芥張揖云帶芥刺鯁

卷之二十五

也郭璞云不帶芥言不覺有也帶丑介反

望風欵降爭馳表章唯恐居後跡其素志於此可知是皆假兵救怨之流戀土偷安之輩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物之恒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爲欲以百姓之心爲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固焉人苟遂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亦未之有焉是以昔

之聖王知生者人之所樂而已亦樂之心故與人同其生則上下之樂兼得矣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亦利之故與人其其安則公私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理昏迷

不恭則當外察其倔強之由

前漢陸賈傳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強于此注屈

強謂不柔服也

內省於撫馭之失脩近以來遠檢身而率人故

書曰惟干戈省厥躬又曰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此

其證也如或昧於懷柔務在攻取不徵教化之未至不

疵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臨惟忿心是肆視人如禽獸

而曝之原野輕人如草芥而勦之鈛鋒

左傳國之興也視民如傷其亡

也以民為土芥綱目集覽草芥芥菜也其實至細言草芥者喻至微至賤也

叛者不賓則命

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議刑是使負釁者懼必死之誅奉

辭者慮無功之責編厠以困於杼軸而思變士卒以憚

於死喪而念歸萬情相攻亂豈有定一夫不率

通鑑本注率循

也不率謂不循上之教令也

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兵連

一作

禍結變起百端故孔子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

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

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矣此蓋必然之常理至

當之格言足以爲明鑑元龜貫百王而不易者也事乃

反覆得無懼乎夫理有必然則殊途歸於同轍言有至

當則異代應如合符說文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李康運命論道德元同曲

折合頃以東北孽徒職貢廢闕陛下忿其違命大舉甲

兵至今逆泚誘姦乘釁而動所備之寇猶遠介於河山

不虞之戎已竊發於都輦蕭牆之戒不其信歟前典垂

訓既如彼近事明驗又如此所以德音叙哀痛之情悔

征伐之事引衆慝以咎已布明信以示人既往之失畢

愆莫大之辜咸宥約之以省賦誓之以息兵由是億兆

汙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悅陛下盛德之言革

面易辭

易君子豹變
小人革面

具修臣禮其於深言密議固亦未

盡坦然必當聚黨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

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

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

通鑑本注陸贄斯言亦可
以謂之深切當時事情

自京

邑底寧乘輿旋反屬懷光繼亂天討又行息兵之言我

則未復山東羣帥所以未敢生亂者蓋為河中之地密

近王城迫於朝夕之虞不得不翦除之耳

通鑑綱目言
事者多請赦

李懷光李

成上言赦懷光有五不可河中距長安纔三
百里同州當其衝多兵則未為示信少兵則不足隄防

忽驚東偏何以制之一也今赦懷光必以晉絳慈隰還

之渾瑊既無所詣康周知又應遷移土宇不安何以獎

厲二也陛下連兵一年討除小醜兵力未窮遠赦其罪

今西有吐蕃北有回紇南有淮西觀我疆弱必起窺覷

三也懷光既赦則朔方將士皆應叙勳行賞今府軍方

虛賞不滿望是愈激之使叛四也既解河中罷諸道兵

賞典不舉怨言必起五也今若改轅移旆復指淮西則淮西元兇必

將誑脅其同惡之徒閒說於新附之帥通鑑本注新附諸帥謂李納王

武俊川謂之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

緒等

安必復誅伐是以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

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

為之動心哉心既動則盈其喪身覆族之憂憂既盈則

卷之二十七 十八

慮以唇亡齒寒之病

左傳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

在裏號如輔頰如唇在表二國相須去一不可

夫病同者雖胡越而相愍憂同

者不邀結而自親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建中之禍勢必

重興以國家再造之初當羣孽息肩之後迭來嗚吠或

肆奔衝討之則我力未遑縱之乃寇患斯甚臣愚竊以

為禍非細未審陛下何方以待之若有其方侮之可也

如其未有願陛下勿輕易焉凡將圖終必在慎始禍機

一發難可復追臣請粗陳當今維馭之所宜雖聖主省

擇萬一夫君之大柄在惠與威二者兼行廢一不可惠

而罔威則不畏威而罔惠則不懷苟知夫惠之可懷而廢其取威之具則所敷之惠適足以示弱也其何懷之有焉苟知夫威之可畏而遺其施惠之德則所作之威適足以召敵也其何畏之有焉故善爲國者宣惠以養威蓄威以尊惠威而能養則不挫惠而見尊則有恩是以惠與威交相蓄也威與惠互相行也人主之欲柔遠人而服強暴不明斯術之要莫之得焉今皇運中興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國

通鑑本注唐都長安故謂之上國

以懷光

之竊保中畿

通鑑本注開元八年以河中爲中都河東河西二縣爲次赤縣諸縣爲次畿縣

未再周相次梟殄

通鑑本注去年六月斬朱泚今年八月平懷光梟殄謂梟其首而殄絕其

類

實衆慝驚心之日

通鑑本注衆慝猶言衆惡也

羣生改觀之時威

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

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宥河中染汙之黨悉無

所問赦淮右僭逆之罪咸與惟新蠲貸疲曠休罷戰士

符徃歲息兵之令以彰信丕大君含垢之德以布仁俾

萬姓皆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

書威有一德

如是則威

不用而畏如神明惠不費而懷如父母凡在危疑懼討

者必將曰淮右僭逆之罪且赦矣吾屬何患焉况在脅

從同惡者必將曰河中染汙之黨且宥矣吾屬何疚焉
凡在倦苦思安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之師抑而不騁
信乎其罷征矣凡在凋殘望理者必將曰吾君有嫉亂
之憤忍而不據信乎其恤隱矣天下之心若此而禍亂
不息理道不行者無之臣所未敢保其必從唯希烈一
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想其潛慮非不追悔也

通鑑本注興元赦文李希烈不與朱泚同科亦在肆赦之數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

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覲于天地閒耳通鑑

本注荷不可翻覲它典翻慙顏也綱目集覽覲面慙也
覲有覲面目注覲姑也李氏曰以爲媿恥者非姑音下

討反多詐也縱未順命斯為獨夫通鑑本注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獨夫言人無親輔

者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

部曲偷容歲時心雖陸梁史記秦始皇紀略取陸梁地正義曰嶺南之人多處山陸

其性強梁故曰陸梁張衡西京賦怪獸陸梁又甘泉賦注云走者陸梁而跳勢必不敢陛下

但勅諸鎮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算窮是乃狴牢之虜通鑑

吾注狴狴牢獄不有人禍則當鬼誅通鑑本注陸贄論李希烈事曲盡情

勢朝廷務崇德以待之臣固知其必不逃于所揣矣古

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孫子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

而屈人之兵今若不顧機宜復興戎役瀆威而蔑惠捨善之善者也

易而卽難是棄明信而務忿心假敵辭而資寇援窮者
不暇恤勞者不得居國之安危或未可保此乃成敗理
亂之所繫願陛下難之慎之區區上干憂惜在此儻蒙
過納狂瞽不疑所行謹當草具招諭之辭詳陳備禦之
畫伏俟宣許方敢以聞謹奏

聲外則宜荷次類以圖轉奏

雖際時祥不致兩咎其謂字長將愈之精精期期樂之

通之河難測測于鱗之出之烈烈土平 鑿出於此則樂

不即則後者不替保國之安安如未可 射武武強壯順

易而即難故察問言而逐念必始始端 而資資與與

唐陸宣公翰苑集卷第十八

平定張佩芳 蔡剛注釋

新安汪肇龍 稚川

程瑤田 易田

汪梧鳳 在湘

方 矩 晞原叅訂

奏議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唐書陸贄傳帝始任楊炎盧杞引樹私黨

排忠良天下怨疾貞元初懲艾其失雖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反覆參詰乃得下及贄秉政始請

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招賂遺無實才帝復

詔宰相自擇贊奏言云

今日十七日

時貞元八年

顧少連延英對

廻

續通典唐制內中有公事商量

即降宣頭付閣開延英閣門翻宣申如中書有公事敷奏即宰臣入勝子

中書并勝正衙門奏請開延英只是

宰臣赴對

奉宣密旨卿先奏令臺省長官

各舉屬吏近聞外

議云諸司所舉

通鑑本注諸司即謂臺省長官

皆有

情故無受賄賂不

得實才此法甚非穩便已後除改卿

宜並自揀擇不可

信任諸司者臣以闈劣

魏書張袞傳闈劣敢忘前

臣雖

謬當大任果速

官謗

左傳敢辱高位以速官謗林注不能其職則謗讟繁興故云官

常官

上貽聖憂過

蒙恩私曲降慈誨感戴循省寢興不寧緣是密旨特宣
不敢對衆陳謝祇稟成命所宜必行恭惟聖規又合無
隱度信進玉律秤尺斗升苟有未達安敢勿言雖知塵

表仰稟聖規參詳神思

煩固不可已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
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
則巧僞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長而
沉退之士莫升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行志闔
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
其僞故孔子云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

哉夫欲觀視而察之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

代有鄉里舉選之法

通典周制凡士之有善鄉先論士之秀者升諸司徒曰選士司徒論

選士之秀者而升諸學曰俊士既升而不征曰造士大

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論進士之

賢者及鄉老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

天府藏於祖廟內史書其貳而行焉在其職也則卿大

夫鄉老舉賢能而賓其禮司徒教三物而興諸學司馬

辨官材以定其論太宰詔廢置而持其柄內史贊與奪

而貳於中司士掌其板而知其數論定然後官之任長

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擇材取士如此之詳也長

吏辟舉

一作之制

文獻通考注漢制其州郡佐史自長史以下皆太守刺史自辟當時如杜

喬則楊震所辟李膺則胡廣所辟唐制採訪節度官屬

自判官以下得自辟舉未報則稱攝已命則同正當時

如杜甫則嚴武所辟韓愈

所以明歷試廣旁求

書旁求

則董晉所辟他皆類此

延後敦文獻通考作證行能息馳騫也爾雅騫務強也注馳騫

絕交論馳騫之俗澆薄之倫昔周以伯冏為太僕命之曰慎柬乃寮

罔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

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東寮屬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

士其選不唯公府辟召而已綱目集覽公府謂太尉司徒司空三公之府

錄漢時司徒司馬司空稱三公又稱三府得白辟除也又有父任兄任皆得為郎

文獻通考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歲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為郎選入之初雜居三

署臺省有闕即用補之通典漢中郎將分掌三署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凡四等

秦官無員多至千人皆掌門戶出充車騎故卿校尉皆守待價於此公車特徵賢良方正敦樸有道高節公府

家曹試博士是則古之郎官皆以任舉充選此其明驗

也魏晉已後暨以國初採擇庶官多由選部晉書職官志靈帝以

侍中梁鵠為選部尚書及魏改選部為吏部主選部事唯高位重職乃由宰相考

庶官之有成效者請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為吏部尚書

中外品員多所啓授晉書山濤傳濤為吏部尚書每

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

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譖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

用人惟才不遺疏遠單賤天下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

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

山公啓事宋朝以蔡廓為吏部尚書先使人謂宰相徐羨之

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答云黃散以

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答云黃散以

下悉委

通鑑注黃散謂黃門侍郎及散騎常侍侍郎也

蔡廓猶憤恚以為失

職遂不之官

宋書蔡廓為吏部尚書廓因左丞傅隆問

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曰黃門以下悉以付蔡自此以

上宜其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為徐子木署紙尾遂不拜

手木羨之小字也選案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云紙尾是則黃門散騎侍郎

皆由吏部選授不必朝廷列位盡合東在臺司此其明

驗也國朝之制庶官五品以上制勅命之六品已下則

並旨授制勅所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沈括

筆談除猶易也以新易舊曰除如新舊歲之交謂之歲除階謂之除者自下而上亦更易之義旨授者

蓋吏部銓材授職一作署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闕以從之

而不可否者也

通典凡諸王及職事正三品以上若文武散官二品以上及都督都護上州刺

吏之在京師者册授五品以上皆制授六品以下守五

品以上及視五品以上皆勅授凡制勅授及册拜皆宰

司進擬自六品以下旨授其視品及流外官皆判補之

凡旨授官悉由於尚書文官屬吏部武官屬兵部謂之

銓選通鑑本注六品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

已下告身皆畫聞字

格限通典自高宗麟德以後承平既久人康俗阜求進

者衆選人漸多總章二年裴行儉為司列少常伯

始設長名姓歷榜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官資高下昇

降以為故事其後莫能革焉至元宗開元中行儉子光

庭為侍中以選人既無常限或有出身二十餘年而不

獲祿者復作循資格官為限域凡官罷滿以若干選而

集各有差等外官多選高官少選賢愚一貫必合乎格

者乃得銓授自下昇上限期年躡級不得踰越久淹不收

者皆荷之謂之聖書雖小自起居二人百官志起居郎

有常規而掄才之方失矣

通典

起居周官有左右史記其言事蓋今起居之本王莽時
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事侍傍記其言行此又起居
之職唐貞觀二年移其職於門下置起居郎二人顯慶
中復於中書省置起居舍人遂與起居郎分掌左右
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通鑑本注言起居郎
舍人拾遺補闕及御

史皆由吏部奏擬選須絹翻綱目集覽銓綜之例著在
選曹選去聲猶漢之選部也注銓曹事

格令晉書山濤傳論委以銓綜則羣情自抑又良至今
吏傳序蒞職者為身擇利銓綜者為人擇官

不刊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臣選擇此又近事之明驗

也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捨僉議而重已權廢公舉

而行施惠是使周行庶品左傳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
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

也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任眾之道益微進善

之途漸隘近者每須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選求動淹旬

朔姑務應用難盡富才豈不以為薦舉凌遲

通鑑音注師古曰陵

邱陵也陵遲言如邱陵之逶遲稍卑下也又曰陵夷夷平也言其頽替若邱陵之漸平也

人物衰少

居常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令庶績咸熙固亦

難矣臣實駑鈍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

通鑑音注待罪

者謙言也謂身居其官而不稱職則將有瘵曠之罪故謂居職為待罪西都之臣率有是言

雖懷竊

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上報唯廣求才

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啟至公之門

易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令職

司皆得自達臣當謹守法度考課百官奉揚聰明信賞

必罰庶乎人無滯用朝不乏才以此為酬恩之資以此

為致理之具爰初受命即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綱制

凡是百司之長

通鑑音注諸司長官省寺監之長也

兼副貳等官及兩省

供奉之職

通鑑音注兩省以中書門下言也兩省官自左右常侍以下至遺補起居郎舍人皆供奉

也并因察舉勞效須加獎任者並宰臣叙擬以聞其餘

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

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示眾以分

明彰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

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

所謂達觀其所舉卽此義也

史記魏世家文侯謂李克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

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

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

自蒙允許卽以宣行南宮舉人

杜田正謬漢建尚書

百官府曰南宮

蓋取象天官書南宮朱鳥猶唐以中書省爲紫微尚書省爲文昌之類後漢鄭宏爲尚書令前

後所陳補益王以爲故事蓋南宮猶言南省也

政者著之南宮

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

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歷事任議其資望旣不

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滕口

易成其輔頰舌所競者口無復

滕口說也疏滕競與也心實故云滕口說也

上煩聖聰道之

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舉薦非

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爲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德
之盛者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
猶恐有闕所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
其人慎謀其始既謀其始詳慮其終終始之間事必前
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既用則不復有疑待終其謀乃考
其事事愆於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協於初者賞其
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爲辭夫
如是則苟無其才孰敢當任苟當其任必得竭才此言
之聖王委任責成無爲而理之道也

禮記王中心無所爲也以守至正

謂聽言考實虛受廣納宏接下之規明目達聰廣濟人
 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於言欲辯言之真虛
 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者勿即謂是必原其所得
 之由言事之失者勿即謂非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之
 善者必詳徵行善之迹論人之惡者必明辨為惡之端
 凡聽其言皆考其實即得其實又察以情既盡其情復
 稽於眾眾議情實必參相得然後信其說獎其誠如或
 矯誣亦真明罰

書矯誣上天左傳晏子曰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

夫如是則言

者不聽聽者不勞無浮妄亂教之談無陰邪傷善之說

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潛陷不辯之寃此古之聖王聽言

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

老子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既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以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失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恒必由之昔齊桓公將啟霸圖問管仲以害伯之事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伯也同始而不能終害伯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伯

也說苑桓公曰何如而害伯管仲對曰不知賢害伯知

而不用害伯用而不任害伯任而不信害伯信而復
使小人參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敗覆邦家蓋以

之言伯其意性險邪趣尚狹促以沮議為出眾以自異為不羣

趨近利而昧遠圖效小信而傷大道故論語曰言必信

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夫以能信於言能果於行唯以

硜硜淺近不克宏通宣尼猶謂其小人管仲尚憂其害

伯况又有言行難保而恣其非心者乎此皆任不責成

言不考實之弊也聖旨以為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

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

陳所犯之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質於

臣臣復以事質於舉主若便首伏則據罪抵刑如或有

詞則付法閱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必反其辜通鑑

本注謂反自然憲典克明邪慝不作懲一沮百理之善

坐以罪也經漢書尹翁歸傳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中說杜如晦

夫為政何必貨其姦賊不加辨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

通鑑本注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狂直同賈人何

告主之名也賴焉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并自揀擇不

可信任諸司者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通典宰相自

翁范集卷之五十九九希音堂

員頗多景龍中至十餘人開元以來常以二人為限或多則三人天寶十五年之後天下多難勲賢并建故備位者眾然其秉鈞持衡亦一二人而已通鑑貞元九年賈耽陸贄趙憬盧邁為相百官白事更讓不言秋七月奏請依至德故事宰相迭秉筆以處政人之所知固有專旬日一易詔從之其後日一易之

張極心不能徧諳多士備閱羣才若令悉命羣官理須

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易明敷以暗投通鑑本注公私

明闇以相形而文理自見此作文之法然明揚二字本之虞書闇投二字本之漢書作文又不可無來處近世教人為文者類此儻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於又詎止於此而已

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

行情亦出私訪所親轉爲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

又將徇淫言

書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

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

諳識踵前須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

前轍之失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

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

一作慎

擇焉恐不如委任

長官謹東寮屬所東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

失實當闇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況於臺省長官

皆是當朝高選

一作久當朝選

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

乎所謂臺省長官卽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侍御史

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

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

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謹按通鑑作行舉頓殊音注行舉者臺省

長官舉之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

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寮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聖人制

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於不逮尊者領其

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通鑑本注庶長

庶官之長也庶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

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以類則詳知實行有

倫則杜絕徼求將務得人無易於此是故選自卑遠始
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寘於周行
既任以事者於是宰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
茂歷試不渝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夫

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

是也考精在於按名責實淮南子有道之主循名責實使有司任而弗詔責而弗教

宰臣之序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

常乏人用常乏人則懼曠庶職懼曠庶職則苟取備員

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考課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

無別則砥礪漸衰砥礪漸衰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
 品格浸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不廣求人
 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得人之美是
 以望得彌失務精益求精塞源浚流未見其可臣欲詳徵
 舊說伏恐聽覽為煩粗舉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則天太
 后踐祚臨朝則天謂武后也唐書后妃傳后崩遺制稱則天大聖皇太后欲收人心
 尤務拔擢宏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
 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通鑑綱目太后制百官及百姓皆得自舉
 讀史管見女而自媒求貞女者賤之士而自薦求良士
 者輕之武后之詔不足論矣而陸宣公通達治體者也

乃引以爲美談口當時有得人之稱累朝賴多士所薦之用何也此爲德宗猜忌而發非古今之通誼也

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然而

課責旣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

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爰獻通考注太后不

傑自爲助雖妄男子言有所合輒不惜爵位以寵四方豪

尋亦廢誅不少縱務取實材真賢故當時有把推益脫

之語而一時所得如姚崇宋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

環筆皆足以建開元之太平

貴精之效也陛下誕膺寶歷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

驗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時蓋由鑒賞獨任於聖聽

搜擇頗難於公舉但速登延之路罕施練覈之方遂使

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

起用一人則瘡痍立成抱樸子生瘡痍於玉肌張衡西京賦所惡成瘡痍注瘡痍謂癩

痕也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文獻通考注德宗猜忌用

人太精東省閉閣累月南臺惟一御史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

慎柬之規太精而失士書曰慎簡乃寮是知雖易於舉用而不

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為害也不精

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不

為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通鑑

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若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

用之人貴短捨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加以情有憎愛
趣有異同假使聖如伊周賢如墨楊求諸物議孰免譏
嫌昔子貢問於孔子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
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
其不善者惡之蓋以君子小人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
惡君子亦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
子則小人道廢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今陛下慎選宰臣
必以爲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爲愈於末流

漢書游俠傳序

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人物志無恒依似
皆風人末流末流之質不可勝論是以略而不概也及

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
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辨所毀
之虛實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
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臣之
切言固非爲己所惜者致理之道所感者見遇之恩輒

因陳謝布露以聞惟陛下幸察謹奏

通鑑上竟追前詔不行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通鑑貞元八年秋七月河南北

江淮荆襄陳許等四十餘州大水溺死者二萬餘人通典唐開元禮皇帝遣使賑撫諸州水旱
蟲災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使者未到
之前所在長官先勸集所部僚佐等及正長老

人本司先於廳事大門外之右設使者東向大門外之左
 向又於大門外之右設使者東向大門外之左
 設長官以下及所部位重行北向西上於廳事
 之庭少北設使者位南向又於使者位之南三
 丈所設長官位北向其所部僚屬則位於長官
 之後文東武西每等異位重行北面相對為首
 正長老人則位其南重行北西上使者到所
 司迎引入便次長官及所部嚴肅以待正長老
 人等竝列於大門外之南重行北西上至時
 使者以下各服其服所在長官及所部僚佐亦
 各服公服行叅軍引長官以下出就門外位立
 司功叅軍引使者就門外位立持節者立於使
 者之北史二人對舉制案列於使者之南俱少
 退東向行叅軍贊拜長官及所部在位者皆再
 拜行叅軍引長官等以次先入立於門內之右
 重行西面司功叅軍引使者入幡節前導持案
 者從之使者到庭中位立持節者於使者東南
 西面行叅軍引長官以下俱入就庭中位立定

持節者脫節衣持案者以案進使者前使者取制書持案者退復位使者稱有制行參軍贊再拜長官及諸在位者皆再拜使者宣制書訖行參軍又贊拜長官及諸在位者皆再拜行參軍引長官進詣使者前受制書退復位訖功曹參軍引使者以下出復門外位行參軍引長官及諸在位者各出即門外位如初行參軍引使者以下還便次長官退其正長老人等任散

右頻得鹽鐵轉運

文獻通考唐先天二年李傑始為水陸發運使蓋使名之起開元二十一年

年裴耀卿以侍中充江南淮南轉運使崔希逸蕭旻為副蓋副使始此天寶以韋堅充勾當轉運使第五琦充諸色轉運使劉晏充諸路轉運使其後韓滉杜棕杜讓能崔昭緯皆以宰相充使而諸道分置巡院皆統於此

及州縣申報霖雨為災彌月不止或川瀆泛漲或谿谷

奔流淹沒田苗損壞廬舍又有漂溺不救轉徙乏糧喪

亡流離數亦非少臣等任處臺輔職調陰陽一物失宜
尸曠斯在五行愆度黜責何逃陛下德邁禹湯恕人咎
己臣等每奉詞旨倍益慚惶所以黽勉在躬不敢頻煩
請罪前者面陳事體須遣使撫綏陛下尚謂詢問來人
所損殊少卽議優卹恐長姦欺臣等旬日以來更審借
訪類會行旅所說悉與申報符同但恐所聞聖聰或未
盡陳事實夫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悅意者則侈其
言度所惡聞者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恒病於斯

通鑑本
注制備

謂隨事爲之
制而豫備也

初聞諸道水災臣等屢訪朝列多云無害

於物以為不足致懷退省其私言則頓易霖潦非可諱
之事縉紳皆有識之人與臣比肩尚且相媚况乎事或
覆昧人或瑣微以利己之心希至尊之旨其於情實固

不易知如斯之流足誤視聽所願事皆覆驗則冀言無

詐欺大明照臨天下大幸也

禮記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書若日月之照臨光於

四昔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人之父母孔子對

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斯可謂人之父母矣蓋以君人

之道子育為心雖深居九重而慮周四表

通鑑音注天門九重人主

之門亦曰九重所謂禁衛九重虎豹九關皆言九門也

雖恒處安樂而憂及困窮

近取諸身如一體之於四肢其疾病無不恤也遠取諸

物如兩曜之於萬類其鑒照無不均也故時有凶害而

人無流亡恃天聽之必聞

書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知上澤之

必至是以有母之愛有父之尊古之聖王能以天下為

一家中國為一人用此術也

禮記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

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

今水潦為敗綿數十州奔

告於朝日月相繼若哀其疾苦固宜降旨優矜儻疑其

詐欺亦當遣使巡視安可徇往來之浮說忘惠卹之大

猷失人得財是將焉用况災害已甚申奏亦頻縱不蒙

恩復除自當准式蠲免徒失事體無資國儲恐須速降
德音深示憂憫分道命使明勅弔災寬息征徭省察寬
濫應家有溺死及漂沒居產都盡父子不存濟者各量
賜粟帛便委使臣與州府以當處官物給付其損壞廬
舍田苗者亦委使臣與州府據所損作分數等第聞奏
量與蠲減租稅如此則歿者蒙瘞酌之惠存者霑煦姬
之恩霑澤下施孰不欣戴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若
不失人何憂乏用臣等已約支計所費亦不甚多倘蒙
聖恩允從卽具條件續進臣又聞聖人作則皆以天地

為本陰陽為端慶賞者順陽之功故行於春夏刑罰者

法陰之氣故用之秋冬左傳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事或愆時人必罹

咎是以月令所載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禮記月令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水潦夏

行冬令則後乃大水敗其城郭禮記月令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

注申之氣乘之也又季夏行秋令則水潦注戌之氣乘之也又孟夏行冬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

城郭注亥之氣乘之也典籍垂誠言固不誣天人同符理當必應

既有繫於舒慘是能致於災祥頃自夏初大臣得罪指實

參親黨坐累其徒實繁邦憲已行宸嚴未解畏天之怒

中外竦然若以月令推之水潦或是其應雖天所降沴

不在郊畿然海內為家無論遐邇伏願滌瑕以德消疹
 以和威惠之相濟合宜陰陽之運行自序臣等不勝觀
 災慙負之至謹奉狀陳請以聞謹奏綱目八月遣使宣
 撫諸道綱目發明
 此亦可謂得救災之意矣是時陸贄當國故其所行
 如此德宗猶以恐生姦欺為言向非贄委曲開諭帝亦
 未必能從然則欲考相臣之事業者
 當以其時所行之事觀之則得矣

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右奉進止淮西管內貢賦既闕所緣水損簡擇宣慰使
 此道亦不要遣去者臣聞聖王之於天下也人有不得

其所者若已納之於隍張衡東京賦人或不得其所若
 已納之於隍注隍城下坑無水

者故夏禹泣辜

通鑑萬福帝巡狩出見罪人下車泣而問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何為痛

之禹曰堯舜

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寡人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

殷湯引罪蓋

以率土之內莫非王臣或有昏迷不恭是由教化未至

常以善救則無棄人自希烈亂常污染准甸職貢廢闕

責當有歸在於編昨豈任其咎陛下息師含垢宥彼渠

魁

通鑑本注渠大也魁率也

惟茲下人久罹裔制想其翹望聖化誠

亦有足哀傷儻宏善救之心當軫納隍之慮今者遣使

宣命本緣卹患弔災諸道災患既同朝廷弔卹或異是

使慕聲教者絕望懷反側者得詞棄人而固其寇讐恐

非所以爲計也昔晉饑乞糴於秦大夫百里奚曰天災
流行國家代有救災卹鄰道也行道有福丕豹則請因
而伐之穆公用百里奚之言拒丕豹之請且曰其君是
惡其人何罪遂輸粟以救之其後秦饑乞糴於晉晉大
夫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
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不如與之惠公信
虢射之謀違慶鄭之議遂閉糴以絕焉是歲晉國復饑
秦伯又饋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人

事在左傳僖十三年十四年十

五終於秦繆

強晉惠擒辱是知棄怨而施惠者可以

懷敵計利而忘義者罔不失人此乃列國諸侯猶務郵鄰救災矧君臨天下而可使德澤不均被者乎議者多謂淮右薦饑國家之利臣等愚見以為不然必若興有征之師問不庭之罪因災幸濟已爽德政儻又難於用兵望其艱窘自弊利害之勢或未可知夫悍獸之情窮則攫搏左傳困獸猶鬪淮南暴人之態急則猖狂當其危迫一作之時尤資撫馭苟得招携以禮左傳管仲曰招携以禮便可底寧備慮乖方亦足生患竊以帝王之道頗與敵國不同懷柔萬邦唯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通鑑音注

後漢末曹操避董卓之難間行東歸過故人呂伯奢伯
 奢出五子備賓主禮操聞食器聲以為圖已手劍殺八
 人而去既而悽愴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讀史管見自
 漢初有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說凡尚詐謀爭功利者
 率用之終亦自蹈其患則未有知反其失如陸相之言
 者嗟乎無我負人推而大也忠恕之道也寧人負我守
 而固也知命之事也敬輿之學其真洙泗之
 徒與通鑑本注反曹操之言則有帝王氣象故能使億

兆歸心遠邇從化猶有兇迷不復必當人鬼同誅此其

自取覆亡尚亦不足含怒今因供輸有闕遂令施惠不

均責帥及人恐未為允伏惟聖鑒更審裁量其所擇諸

道使並未敢宣行伏候進止通鑑八月遣中書舍人京兆奚陟等宣撫諸道水災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唐書方鎮表天寶十載置安南

管內經略使領交陸峯愛驩長福祿芝武峩演
武安十一州治交州地理志安南中都護府本
交趾郡國史補南國船外國船也每歲至安南
廣州師子國船最大梯而上下皆積寶貨有蕃
長為主領市舶錄劉向曰船深五十餘肘西域
以肘為度綱目集覽蠻夷汎海舟曰船於海濱
置吏以稅海南名曰市舶又後漢桓靈時凡詔
所徵求皆令西園騶密約敕號曰中使文選注
天子私使
曰中使

嶺南節度經略使

晉書地理志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
由嶺嶠時有五處故曰五嶺唐書方

鎮表至德元載
置嶺南節度使

奏近日船舶多往安南市易進奉事大

實懼闕供臣今欲差判官就安南收市望定一中使與

臣使司同勾當

通鑑音注唐置市舶使於廣州以收
商船之利時以宦者為之船音白庶

免隱欺希顏奉宣聖旨宜依者遠國商販唯利是求綏

之斯來擾之則去廣州地當要會

唐書地理志廣州南海郡中都督府一統

志廣州春秋為南粵地秦於此置南海郡漢屬交州刺史三國吳遷交州治龍編而於此置廣州

俗號

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湊今忽捨近而趨遠棄中而就

偏若非侵刻過深則必招懷失所

謹按通鑑作招携失所音注言所以招携

離者失其道也左傳招携以禮

曾無內訟之意

通鑑本注論語孔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

自訟者也注云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

更興出位之思王毀櫝中是將

謹咎

通鑑本注用論語孔子之言寶龜寶玉皆續藏之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也

珠飛境

外

謝承後漢書孟嘗為合浦太守郡境舊采珠以易米食先時二千石貪穢使民採珠積以自入珠忽徙去

合浦無珠餓死者盈路孟嘗安可復追書曰不貴遠物
行化一年之間去珠復還

則遠人格今既徇欲如此宜其殊俗不歸况又將蕩上

心禮記月令毋或作請降中使示貪風於天下延賄道
為淫巧以蕩上心

於朝廷黷汚清時虧損聖化法宜當責事固難依且嶺

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若緣軍國所須

皆有令式恒制人思奉職孰敢闕供豈必信嶺南而絕

安南重中使以輕外使殊失推誠之體又傷賤貨之風

望押不出

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

通鑑音注沈存中曰
唐故事中書舍人職

掌詔誥皆為四本一本為底一本為宣此宣謂
行出耳未以名書也晚唐樞密使自禁中受旨
出付中書即謂之宣中書承受錄之於籍謂之
宣底如今之聖語簿也余謂宣者因奉宣上旨
而得名或以口傳為宣或以行
文書為宣口傳為宣多命中臣

右緣班宏喪亡

通鑑貞元八年秋七月甲寅
戶部尚書判度支班宏薨

臣今日面

取進止今當此選總有四人杜佑盧徵李衡李巽並曾
掌判財賦各有績用可稱資望人才亦堪獎任聖旨以

淮南未可移動

唐書地理志淮南道蓋古揚州之域方
鎮表至德元載置淮南節度使杜佑傳

建中初出為蘇州改饒州俄遷嶺南節度使召拜尚書
右丞俄出為淮南節度使謹按佑節度淮南史失載年
月惟宰相表載貞元十九年三月淮南節度使杜佑檢
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此云淮南指謂杜佑則佑

節度淮南在貞元八年之前矣盧徵又近改官令臣擇一人與江西追

取李衡者臣以支計之司晉書安平王孚傳初魏文帝置度支尚書專掌軍國支計

當今所切常須銜制黠吏不可斯須闕人待追李衡數

月方到或恐綱條弛紊錢物隱欺李巽近追到城請授

給事中且令權判若處理稱職便除戶部侍郎唐書百官志戶

部侍郎二人正四品下通典注戶部侍郎蓋周官小司徒中大夫頗同其任後周依周官今侍郎則隋煬帝置

民部侍郎唐因之後改曰戶部通鑑音注唐自中世以後天下財賦皆屬戶部度支鹽鐵率以他官分判戶部

侍郎判戶部乃得知戶部一司錢貨穀帛出入之事如材不相當則待李衡到別

商量處分既免曠廢於事又得閱試其能兩人之中必

有可取陛下累稱穩便許依所奏施行臣又退更詳思

以為無易於此希顏適宜進止李巽知度支恐未相當

且空與給事中朕更思量司農少卿唐書百官志司農寺少卿二人從四

品上通典司農卿秦為理粟內使掌穀貨漢景帝更名大司農令武帝太初初更名大司農掌九穀六畜之供

膳羞者凡郡國諸倉農監都水六十五官皆屬焉裴延齡甚公清有才宜令判

度支便進擬狀來其李衡亦從追取者伏以周制六官

實司理本通典周成王參考殷官制為周禮以作天地四時之名謂之六卿立天官冢宰掌邦治地

官司徒掌邦教春官宗伯掌邦禮夏官司馬掌邦政秋官司寇掌邦刑冬官司空掌邦事各有徒屬周於百事

冢宰制國川量入為出禮記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

人以司徒掌邦賦敷教恤人周禮地官大司徒施十有

為出司徒掌邦賦敷教恤人二教一曰以祀禮教敬二

曰以陽禮教讓三曰以陰禮教親四曰以樂禮教和五

曰以儀辨等六曰以俗教安七曰以刑教中八曰以誓

教恤九曰以度教節十曰以世事教能十今之度支兼

有一曰以賢制爵十有二曰以庸制祿此之柄

通典注按今戶部之職與地官之任雖亦頗同

支蓋計算之官也若徵其承受考其沿襲則戶部合出於度支度

本密於周禮天官之司會云準平萬貨均節百司有無

懋遷書懋遷有豐敗相補利害關黎元之性命費省繁

財物之盈虛加以饋餉邊軍資給禁旅刻吝則生患寬

假則容姦若非其人不可輕授裴延齡僻戾而好動躁

妄而多言遂非不悛堅偽無恥豈獨有識深鄙兼為流

卷之二十八 二十三

俗所嗤頃列班行已塵清貫

晉書文苑傳架彼辭人共起清貫

更居要

重必敦大猷是將取笑四方貽殃兆庶尸祿之責固宜

及於微臣知人之明亦恐傷於聖鑒伏願重循前議俯

察愚誠更於四人之中選擇取其尤者庶諧僉屬不紊

朝經延齡妄誕小人任之交駭物聽臣雖熟知不可猶

慮所見未周趙憬眼疾漸瘳後日即合假滿待其朝謁

乞更叅詳

通鑑考異舊憬傳曰憬與陸贄同知政事贄恃久在禁庭特承恩顧以國政為己任纔周

歲轉憬為門下侍郎憬由是深銜之數以目疾請告不甚當政事因是不相協

去邪勿疑天下

幸甚謹奏

通鑑上不從已未漢延齡判度支事

論齊映齊抗官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卿等所進齊映替李衡緣江南與湖

南接近齊映齊抗既是當家同任方面

後漢書馮異傳受任方面以立

功徵事非穩便宜別商量者齊映齊抗同姓別房

謹按唐書宰相

世系表齊氏出自姜姓炎帝裔孫呂尚後封於齊因以為氏漢有平敬侯齊受傳封四世居高陽晉有正邑侯齊琰抗琰之後也又有瀛州齊氏曰齊玘者映玘之子也同姓別房猶言同姓不宗既非五服之

親則與眾人無異

禮記大傳疏同承高祖之後為族兄弟相報總麻服盡於此親兄弟期一

從兄弟大功再從兄弟小功三從兄弟總麻為四世而總服盡也五世祖服而無正服減殺同姓六世不服禮免同姓而已故云親屬竭謹按儀禮喪服五服斬衰一齊衰二大功三小功四總麻五也其經皆去五分一以

為帶而即以斬衰之帶為齊衰之經大功小功總麻皆準此為殺故鄭注云以五分一為殺者象五服之數也

聖朝推誠致理未嘗先事示疑曩之李臯李兼鄰接方

鎮今之韓渾全義韓全義密邇軍城此例甚多無足為慮

但以中朝要職漢書劉輔傳注孟康曰中朝內朝也大

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又尚書常苦乏

人至如映抗良才並當臺閣妙選謹按謂中書門下兩省也顧炎武日知錄

閣夾室也以板為之後乃廣之為樓觀之通名如石渠

天祿麒麟之類然西京但有閣而未以為官曹之稱至

後漢始謂之臺閣三國志評曰魏世事統臺閣重內輕

外裴松之注引魏略曰薛夏為秘書丞嘗以公事移蘭

臺蘭臺自以臺也而秘書署耳謂夏為不得移夏報之

曰蘭臺為外臺秘書為內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有

唐書職官志光宅元年改中書省為鳳閣垂拱元年改
門下省為鸞臺李肇國史補宰相相呼為堂老兩省相
呼為閣老臺閣之稱固本之漢人也臣等先請授映禮部聖旨令且向外

商量倘許移鎮江西亦是漸加恩獎齊抗文學足用精

斂罕儔掖垣之駁議司言漢雜事羣臣之書通於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

表四曰駁議駁者執意不回猶色之間雜南宮之掌賦承轄通典尚書省亦謂之省臺都堂

后中左右分司左丞掌轄吏部戶部禮部十二司事右丞掌轄兵部刑部工部十二司事俾居其任

皆謂當才若蒙追赴闕庭試加顧問察言稽行必有可

觀可否之宜伏候進止通鑑音注自唐以來率以奉聖旨為奉進止蓋言聖旨使之進

則進使之止則止也程大昌曰今奏劄言取進止猶言此劄之或留或却合稟承可否也唐中葉遂以處分為

進止而不曉文義者習而不察槩謂有旨為進止如
匡堂宣底所載凡宣旨皆云有進止者相承之誤也

...

...

...

...

...

...

...

...

唐陸宣公翰苑集卷第十九

平定張佩芳孫嗣汪穉

新安汪肇龍稚川

程瑤田易田

汪梧鳳在湘

方矩晞原叅訂

奏議

請減京東水運收脚價於緣邊州鎮儲蓄軍糧事

宜狀

右臣伏見陛下每垂睿心經略邊境增築城壘加置戍

兵至於春秋衣裝歲時宴犒先後遲速悉由宸衷其為

憂勤可謂至矣詩序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其為資費亦已多矣蓋以

安人固國國語夫固國者在親衆而善鄰不憚煩勞此誠慎慮之深者

也然於儲蓄大計則未降意良圖但任有司隨月供應

近歲蕃戎小息年穀屢登所支軍糧猶有匱乏邊書告

闕相繼於朝儻遇水旱為災粟糴翔貴兇醜匪茹詩獫狁匪徒

茹注茹度也寇擾淹時或負挽力殫或饋餉路絕則戍兵雖

衆不足恃城壘雖固不克居是使積年完聚之勞適資

一夕潰敗之辱此乃理有必至而事無幸濟者也臣竊

為陛下惜之軍志曰雖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無粟不

能守也前漢食貨志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不能守也注師古曰八尺

曰仞取人申臂之一尋也池城邊池也故晁錯論安邊

以沸湯為池不可輒近喻嚴固之基

之策要在積穀前漢食貨志晁錯說上曰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

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

是文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於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

至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各以多少級數為充國建破羌之議先務屯田前漢趙充國傳屯田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監

千六百九十三斛芟橐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
 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
 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册且羗戎易以計破難用兵
 碎也計度臨羗東至浩疊羗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
 頃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
 材木大小六百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
 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分屯要害處水解漕
 下繕鄕亭浚溝渠治湟陜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
 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
 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
 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又謹歷代制禦四夷實一作常
 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

國之大事勇者奮其力智者責一作其其謀攻守異宜盛

衰殊勢柔服而不勞師旅者則左傳雷聞之矣也柔服德也

屯師而不務農食者未嘗有焉今陛下廣徵甲兵分守

城鎮除所在營田稅畝自供之外

續通典史臣曰營田之名蓋緣邊多隙地

蕃兵鎮戍課其播殖以助軍須謂之屯田其後中原兵

興民戶減耗野多閒田而治材賦者如沿邊例開置名

曰營田行之歲久不以兵乃招致農民強戶謂之營田

戶復有主務敗闕犯法之家設納田宅亦係於此自此

諸道皆有

營田務

仰給於度支者尚八九萬人千里饋糧涉履

艱險運米一斛達於邊軍遠或費錢五六千近者猶過

其半

唐六典驢載每馱一百斤其脚直一百里一百文山阪處一百二十文驢少處不得過一百五十文

平易處不得下八十字

犯雪霜皸瘵之苦

前漢趙充國傳將軍士寒

其有負處兩人分一馱

手足皸瘵注文穎曰皸坼裂也瘵寒

冒豺狼剽掠之虞

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傾財用而竭物力猶苦日給之不

充其於儲蓄以備非常固亦絕意而不暇思也夫屯兵

守土以備寇戎至而無糧守必不固矣遇寇不守則如

勿屯平居有殘人耗國之煩臨難有啟敵納侮之禍唐書無

啟寵納侮所養非所用所失非所虞以為制備之規臣竊謂

疎矣頃者吐蕃尚結贊率其醜類越軼封疆朔方五原

相繼淪陷通典朔方郡西至五原三百里戰國時屬秦為上郡漢武取河南地為朔方郡晉亂後夏

赫連勃勃建都於此後魏置夏州通鑑音注五原縣屬

鹽州武德初寄治靈州故地為突厥所居唐書吐蕃傳吐蕃攻鹽夏刺史杜彥光拓拔乾暉不能守悉其衆南奔虜遂有其地天子以邊人殘沒下詔避正殿痛自咎

雖因將帥不武亦因匱乏得辭其事未遙足為深戒昧

理而好諛者必曰當結贊入寇之日遇賊泚作亂之餘

唐書德宗紀興元元年六月甲辰朱泚伏誅貞元二年

八月丙戌吐蕃寇邠寧陜隴四州九月乙巳寇好時十

一月辛丑吐蕃陷鹽州

十二月丁巳陷夏州 戊卒未多邊農尚寡今則甲兵

大備稼穡屢豐比於曩時勢不同等臣請復陳近效以

質浮詞今年夏初寇犯靈武通鑑貞元八年夏四月壬子吐蕃寇靈州陷水口支

渠敗營田詔河東振武救之遣神策 禦則寡力守則乏

六軍二千戍定遠懷遠城吐蕃乃退

糧告急求哀匪朝伊夕有司為之請罪陛下為之軫憂

遽擇使臣奔波督運積財以資用高價以招人賴蕃戎

自旋糧道獲濟封略不壞固非成謀然則鹽夏覆而靈

...

武全唯在幸與不幸之間耳是皆無不拔之勢有可駭
之危其爲規制之方所謂同歸於失矣議者是當今而
非旣往豈不曰昧理而好諛乎今戍卒之加於往時臣
固知之矣今邊農之廣於往歲臣亦知之矣其所謂歸
於失者在於措置乖當蓄歛乖宜利之所生害亦隨至
故也陛下忿蕃醜之暴掠懲邊鎮之空虛繕甲益兵庇
人保境此誠雄武之英志覆育之仁心刷憤恥而揚威
聲海內咸望有必攻之期矣旣而統師無律制事失權
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

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通典監軍漢武帝置唐開元後

學衍義補唐末時諸節度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

使監陳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為

功不勝則迫脅諸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

勇以自衛遣羸弱者使就戰故每戰多敗

委任分鎮巨千里之地莫相率從分邊列十萬之師不

設謀主左傳析公奔晉晉人真每至犬羊犯境晉愍帝檄石虎

敢率犬羊渡河縱毒方馳書奏取裁行李往來動踰旬

又晉史論犬羊之侶

日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小則蹂藉麥禾大則

驅掠人畜是乃益兵甲而費財用竟何補侵軼之患哉

夫將貴專謀軍尚氣勢周禮春官凡四時之大甸獵祭

表貉則為位注貉師祭也於所

有蒐集
卷之七
五

立表之處為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倍增也訓齊由乎紀律制勝在於機權

是以兵法有分閫之詞有合拳之喻有進退如一之令

有便宜從事之規故能動作協變通制備垂永久出則

同力居則同心患難相交急疾相赴兵之奉將若四支

之衛頭目將之守境若一家之保室廬荀子夫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

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弟然後可以扞

之衛父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然後可以扞

寇讐護昨庶蕃畜牧闢田疇天子惟務擇人而任之則

高枕無虞矣楚辭堯舜皆有所舉任兮吐蕃之比於中

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

之號令由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併

唐書吐蕃傳其

兵法嚴而師無餽糧以鹵獲為資每戰前隊盡死後隊乃進

而我之部分離析夫部

分離析則紀律不一而氣勢不全節制在朝則謀議多

端而機權多失臣故曰措置乖當此之謂乎陛下頃以

邊兵衆多轉餽勞費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

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

通鑑本注此李泌所行之法也

謹按通鑑貞元三年上問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

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倉粟二百四萬斛

今粟斗直百五十為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亂經

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

然則奈何對曰今吐蕃久居原會之間以牛運糧糧盡

平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為綵纈因黨項以市之每

頭不過二三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治
 農器糶麥種分賜沿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
 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糶
 之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
 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
 所售其價必賤名為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善
 即命行之大學衍義補唐貞元中詔京兆府于時價外
 加作和糶差清疆官先給價然後收納續令所司自搬
 運載至太原先是京畿和糶多被押配或物估踰於時
 價或先歛而後給直追集停攤百姓苦之及聞是詔皆
 忻便業輸爭取厚利不憚作勞耕稼日滋粟麥歲賤向使有

司識重輕之術宏久遠之謀守之有恒施之有制謹視
 豐耗善計收積菽麥必歸於公廩布帛悉入於農夫其

或有力而無資願居而靡措貸其種食加以犁牛自然

戍卒忘歸貧人樂徙可以足食可以實邊無屯田課責

之勞而儲蓄自廣無征役踐更之擾而守備益嚴

史記吳王

鼻傳卒踐更輒與平賈

注正義曰踐更若今唱更行更

者也言民自著卒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送之是為卒更貧者欲雇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為踐更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月亦各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月戍又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給戍者是為過更此漢初因秦法而行之後改為謫乃戍邊一歲果能用之足為長算既

而有司隘吝不克將順忘國家制備之謀行市道苟且

之意當稔而願糴者則務裁其價不時歛藏遇災而艱

食者則莫揆乏糧抑使收糴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

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困乘時所急十倍其贏又有

勢要近親羈遊之士或託附邊將或依倚職司委賤糴

於軍城取高價於京邑坐致厚利實繁有徒欲勸農而

農不獲饒欲省費而費又愈甚復以制事無法示人不

誠每至和糴之時多支絀紵充直窮邊寒_{左傳}涸_涸不

任衣裘絕野蕭條無所貨鬻且又虛張佑價不務準平

高下隨喜怒之心精粗在胥吏之手_{周禮天官冢宰注}

{胥讀如謂謂其有}才知為什長{綱目集覽}既無信義率下下亦以偽應之

胥給徭役者吏掌書者_{通鑑本注}度支物佑轉高_{音古價也}軍郡穀價轉貴通行欺罔

不顧憲章互相制持莫可禁止度支以苟售滯貨為功

利而不察邊食之盈虛軍司以所得加價為羨餘而不

惜農人之勤苦通典初隗囂軍中當置軍師至魏武帝

凡諸軍使置之以為常員所又置師官四人晉避景帝諱改為軍司

以節量諸宜亦監軍之職也雖設巡院使相監臨通鑑

元和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勅遠處州使率情為法臺司本注

無由盡知轉運使度支悉有巡院委以訪察當道使司

及州縣有兩稅外摧率及違格勅文法等事狀報臺司

蓋劉晏始置巡院自江淮以來達於河渭其後遂及緣

邊諸道既失綱條書若網在綱轉成囊橐漢書張敞傳

亦置之有條而不紊囊橐通鑑本注困倉皆以計其

數則億萬有餘詩萬億及秭禮記內則篇鄭注萬億曰兆孔穎達曰萬億曰兆者依如算法億

之數有大小二法其小數以十為等十萬為億十億為兆也其大數以萬為等萬至萬是萬萬為億又從億而數至萬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巡院巧誣於會府通鑑音

巡屬諸州以節度使會府承詐以上聞幸逢有年春秋桓三

為大府亦謂之會府年冬有年宜十六年冬大有年公羊傳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穀梁疏凡書有年者冬五穀畢入計用豐足然

後書復遇無事吞聲補舊引曰偷安若遇歲儉兵興則

必立至危迫靈武之事足為明徵臣故曰畜歛乖宜此

之謂也邊之大事在食與兵今食則無儲兵則乏帥謂

之有備其可得乎近者緣邊諸州頻歲大稔穀糴豐賤

殊異往時此乃天贊國家永固封略之時也而尚日不

暇給

班固兩漢初定

却賦序大日不暇給

曾無遠圖軍府有歛食之詞稽

人有悔耕之

意天贊而不受其利農傷而不恤其窮及

凶火流行播

殖墮廢雖復悔恨事何可追臣是以屢屢

塵煩所惜在

此頃請擇人充使委之平糴務農陛下以

理貴因循未

賜允許又請乘時豐稔邊城加貯軍糧有

司以經費無

餘

通鑑音注經費謂國之經常調度

其事復寢臣謬當任

使待罪樞衡雖神武之謀不資獻納而職司之分敢忘

憂虞夙夜疾心盡如焚灼

詩憂心如惓如被火之燔灼

輒復效其鄙

薄庶或裨補萬分不勞人不變法不加稅賦不費官錢

不廢耳目之娛不節浮冗之用惟於漕運一事

續通典 武德丞

後姜行本薛大鼎褚朗皆言漕運未能通濟後監

察御史王師順請運晉絳之粟於河渭之間始置渭橋

言開元初李傑為水運使始大興漕事十八年裴耀卿

以言漕運拜江淮轉運使以崔希逸蕭昇為副轉運鹽

鐵有副使自此始肅宗初第五琦以錢穀見始置江淮

租庸使乾元初加鹽鐵使始大興鹽鐵法就山海井灶

收權其鹽立監院官吏至稍權輕重所宜請為陛下致

劉晏始以鹽鐵兼漕運

邊軍十萬人一年之糧以為艱急之備陛下誠能聽臣

愚計不受沮傷百日之間收貯總畢轉運常行之務既

無失於舊規大倉歲入之儲亦不闕其恒數圖慮至熟

更無所妨謹具揚摧上陳

前漢叙傳揚摧古今注師古曰揚舉也摧引也左師蜀都

賦請為左右揚摧而陳之注劉曰韓非有揚推篤善曰慎許淮南子注曰揚摧粗略也惟陛下留

意省察舊制以關中王者所都萬方輻湊綱目集覽輻輪轆也凡輪

有三十幅共奏於一人眾地狹不足相資加以六師糗

糧文獻通考唐太宗以前府兵之制未壞有征行便出

唐高祖太宗運粟於關中不過十萬後府兵之法漸壞

兵漸多所以漕粟自此多是以有李傑裴耀卿講論漕

運不得不詳大抵兵與漕運常百官祿廩邦畿之稅給

用不充所以控引東方歲運租米通鑑音汪唐自中世

冒淮湖風浪之弊沂河渭湍險之艱山堂考索唐漕制

七十里步及驢五十里車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

沂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餘水四十五里空舟沂河四

卷之二十九

十里江五十里餘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則輕重同制河
 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餘水七十里轉運徵歛送納
 皆準程節其遲速其三所費至多所濟益寡習聞見而
 啖砥柱之類不拘此限

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損故承前有用一

斗錢

王篇斗

俗斗字後漢仲長統傳令畝收

取一斗管子乘馬篇六步一斗運一斗米

之言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

每至秋成之時但令畿內和糴既易集事又足勸農何

必轉輸徒耗財賦臣以兩家之論互有短長各申偏執

之懷俱昧變通之術其於事理可得粗言夫聚人以財

而人命在食將制國用須權輕重食不足而財有餘則

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

通鑑本注毛晃曰倉有屋曰廩

食有餘而財不

足則緩於積食而嗇用貨泉

綱目集覽索隱曰錢本名泉言貨之流行如泉也故

周有泉府之官景王乃鑄大錢布泉者言貨之流布民間

若國家理安錢穀俱富

黎蕃息力役靡施然後恒操羨財益廣漕運雖有厚費

適資貧人三者不失其時之所宜則輕重中權而國用

有制矣開元天寶之際承平日久財力豐殷祿食所頒

給用亦廣

唐書食貨志自開元後置使甚衆每使各給錢宰相楊國忠身無數官堂封外月給錢

百萬幽州平盧節度使安祿山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兼使所給亦不下百萬十四載兩京九品以上月給俸加

十之二同正員加十之一兵興權臣增領諸使月給厚俸比開元制祿數倍 所以不計糜耗

勵贍軍儲至使流俗過言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說

唐書食貨志是時民久不罹兵革物力豐富朝廷用度

亦廣不計道里之費而民之輸送所出水陸之直增以

函脚營審之名民間傳言用

斗錢運斗米其靡耗如此 然且散有餘而備所乏雖

費何害焉斯所謂操羨財以廣漕運者也貞元之始巨

盜初平太倉無無月之儲關輔遇連年之旱而有司奏

停水運務省脚錢至使郊畿之間煙火殆絕都市之內

餒殍相望 唐書食貨志貞元初關輔宿兵米斗千錢太倉供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釀

酒以飛龍駝負永豐倉米 斯所謂覩近利而不防遠患

給禁軍陸運牛死殆盡

者也近歲關輔之地年穀屢登數減百姓稅錢許其折

納粟麥公儲委積足給數年田農之家猶困穀賤今夏

江淮水潦漂損田苗比於常時米貴加倍嗚庶匱乏流

庸頗多

通鑑音注流謂
徙庸謂庸雇

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糶穀

以勸稼穡江淮以穀貴民困宜減價糶米以救凶災今

宜糶之處則無錢宜糶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

此所餘斯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南諸州

米每斗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南轉運至東渭橋每斗

船脚又約用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斗總當錢三百五十

文其米既糙且陳

通鑑本注米
僅剝穀為糙

尤為京邑所賤今據市

司月估

唐書百官志兩京諸市署令一人從六品上丞二人正八品上掌財貨交易度量器物辨其真

偽輕重市肆皆建標築土為候禁推固及參市自殖者有果毅巡迴平貨物為三等之直十日為簿
通鑑本注

今之市令亦月具物價低昂之數以聞於上

每斗只糴得錢三十七文而已

耗其九而存其一

通鑑本注以江淮之米合運漕之餽直率一斗為錢三百五十而京師米

價斗止三十七錢耗其九而存一也

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

失矣頃者每年從江西湖南浙東浙西淮南等道都運

米一百一十萬石送至河陰

通鑑音注河陰縣東魏置屬洛陽郡北對河陽峴括

地志今鄭州河陰縣本漢平陰地在洛州洛陽縣北

其中減四十萬石留貯河陰

倉餘七十萬石送至陝州又減三十萬石留貯太原倉

綱目質實 太原倉在河南府 唯餘四十萬石送赴渭橋

輸納唐書食貨志開元二十一年元宗將幸東都問京

口使江南裴耀卿漕舟至河口者輸粟於倉而去縣官雇舟以

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輸其東倉而陸運以輸

西倉復以舟漕以避三門之水險元宗以為然乃於河

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栢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

倉鑿三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

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

臣詳問河陰太原等倉留貯之意蓋因往年蟲旱關輔

薦饑當崔造作相之初懲元琇罷運之失遂請每年轉

漕米一百萬石以贍京師唐書食貨志崔造以江吳素

諸道觀察使刺史選官部送兩稅至京師廢諸道水陸

轉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以度支鹽鐵歸尚書

翁范集

省宰相分判六尚書事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
 權酒侍郎吉中孚判度支諸道兩稅增江淮之運浙江
 東西歲運米七十五萬石復以兩稅易米百萬石江西
 湖南鄂岳福建嶺南米亦百二十萬石詔浙江東西節
 度使韓晃淮南節度使杜亞運至東西渭橋倉比至中塗力殫歲盡所以節級
 停減通鑑音注節級猶今人言節次也分貯諸倉每至春水初通江淮

所般未到便取此米入運免令停滯舟船江淮新米至

倉還復畱納填數輪環貯運頗亦協宜不必每歲加般

以增不急之費所司但遵舊例曾不詳究源由邇來七

年積數滋廣臣近勘河陰太原等倉見米猶有三百二

十餘萬石河陰一縣所貯尤多倉廩充盈隨便露積史記

平準書太倉之粟陳陳
相因充溢露積於外

舊者未盡新者轉加歲月漸深

耗損增甚縱絕江淮輸轉且運此米入關七八年間計
猶未盡况江淮轉輸般次不停但恐過多不慮有闕今
歲關中之地百穀豐成京尹及諸縣令頻以此事爲言
憂在京米粟太賤請廣和糴以救農人臣令計料所糴
多少皆云可至百餘萬石又令量定所糴估價通計諸
縣貴賤并雇船車般至太倉穀價約四十有餘米價約
七十已下此則一年和糴之數足當轉運二年一斗轉
運之資足以和糴五斗比較卽時利害運務且合悉停

臣竊慮運務若停則舟船無用舟船無用則壞爛莫修
倘遇凶災復須轉漕臨時鳩集理必淹遲夫立法裁規
久必生弊經略之念始慮貴周不以積習害機宜不以
近利隳永制不貴功於當代不流患於他時慮遠防微
是其均濟臣今所獻庶近於斯減所運之數以實邊儲
存轉運之務以備時要其於詳審必免貽憂舊例從江
淮諸道運米一百一十萬石至河陰來年請停八十萬
石運三十萬石舊例從河陰運米七十萬石至太原倉
來年請停五十萬石運二十萬石舊例從太原倉運米

四十萬石至東渭橋

雍

錄東渭橋在萬年縣北五十里

中渭橋在西安府西北

二十五里本名橫橋架渭水上

秦始皇作離宮於渭南

北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

渡以法牽牛東渭橋在

西安府東北五十里漢高祖造

以通櫟陽之道西渭橋

在西安府城西北二十里故長

安城西漢武帝造跨渭

水以通茂林以來年請停二十

其對便門故亦名便橋

唐時名咸陽橋

萬石運二十萬石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石請委轉

運使於遭水州縣每斗八十價出糴計以糙米與細米

分數相接之外每斗猶減時價五十文以救貧乏計得

錢六十四萬貫文節級所減運脚計得六十九萬貫都

合得錢一百三十三萬貫數內請支二十萬貫付京兆

府令於京城內及東渭橋開場和糴米二十萬石每斗

與錢一百文計加時估價三十以上用利農人通鑑本注增價

以糴以刊農其米便送東渭橋及太原倉收貯充填每年轉

漕四十萬石之數並足餘尚有錢一百一十三萬貫文

以供邊鎮和糴臣已令度支巡院勘問諸軍州米粟時

價兼與當管長吏商量令計見墾之田約定初糴之數

得鳳翔涇隴邠寧慶鄜坊丹延夏綏銀靈鹽振武等道

良原九域志良原在涇州西南六十里續通典隋分安鶉觚置良原縣西南三十里有良原因名長

武通鑑音注邠州宜祿縣有長武城時郭子儀遣李懷光築長武城據原首臨涇水俯瞰通道吐蕃自是不

敢輕犯續通典長武鎮在鳳翔府麟遊縣界西至涇州四十里平涼等城報除度支旋

糴供軍之外別擬儲備者計可糴得粟一百三十五萬

石其臨邊州縣各於當處時價之外更加一倍其次每

十分加七分又其次每十分加五分通計一百三十五

萬石當錢一百二萬六千貫文猶合剩錢十萬四千貫

畱充來年和糴所於江淮糴米及減運米脚錢通鑑音注脚錢

謂僦人負荷有雇脚之費請並委轉運使便折市綾絹純綿四色即

作船般送赴上都通鑑本注純繒之似布者今邊地早謂之紬唐都長安謂之上都

寒歛藏向畢若待此錢送到即恐收糴過時請且貸戶

部別庫物充用本色續到便令折填其所貸戶部別庫
 物亦取綾絹純綿四色並依平估價務利農人仍取度
 支官畜及車均融般送請各委當道節度及當城兵馬
 便興監軍中使并度支和糴巡院官同受領便計會和
 糴各量人戶墾田多少先付價直立限納粟不願糴者
 亦勿強徵其有納米者每米六升折粟一斗應所糴得
 米粟亦委此三官同檢覆分於當管城堡之內

韻會堡音保堡

障小揀擇高燥牢固倉窖等

月令穿寶窖注入地圓曰實方曰窖史記貨殖傳宣

曲任氏獨窖倉粟

收納封閉仍以貯備軍糧為名非緣城守絕

糧及承別勅處分並不得輒有支用待收糴畢具所糴
數並收貯處所聞奏并報中書門下總計貯備粟一百
三十五萬石是十一萬二千五百人一年之糧來秋若
遇順成又可更致百餘萬石邊儲既富邊備自修以討
則有齋以守則可久以加兵則不憂所至乏食以歛糴
則不爲貪將所邀恢疆保境者得以遂其謀蹙國跳軍
者無所辭其罪是乃立武之根柢

後漢仲長統傳言政者尚矣大畧

乎寧固根柢
草易時敵也

安邊之本源守土庇人莫急於此傾公藏

而發私積猶當悉力以務之况今不擾一人無廢百事

但於常用之內收其枉費之資百萬贏糧坐實邊鄙又
 有勸農賑乏之利存乎其間此蓋天錫陛下攘戎狄而
 安國家之時不可失也陛下誠能過聽愚計先聚軍儲

慎擇良圖更貞師律蠢爾兇醜自當畏威縱迷欵塞之

心前漢書宣帝紀匈奴呼韓邪單于欵五原塞注師古曰欵叩也又本始二年詔曰欵塞來享注應劭曰皆

叩塞門來服從也必無猶夏之慮劉仲達鴻書猾無骨入虎口虎不能噬處虎腹中自內嚼

之書云蠻夷眉夏取此義伏惟少留睿思詳省而明斷之其所停減

運郵臣已與本司審細計料并邊鎮分配和糴數及米

粟估價等數各得別狀條件分析謹同封進聽進止食

志帝乃命度支增估糴粟三十三萬斛然不能盡用贊
議通鑑九月詔西北邊責糴以實倉儲邊備浸充音注
考異曰實錄云凡積米三十三萬斛按陸贄論守備坐
致邊儲數餘百萬諸鎮收糴今已向終又云更經一序
可積寸萬人三歲之糧矣蓋實錄
斯言今年之數贄狀通計來春也

商量處置寶參事體狀通鑑初寶參為左司郎中

貶郴州吳為湖南觀察使汴州節度使劉士寧
遺參絹五十匹吳奏參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
參陸贄以為參罪不至死上
乃止既而復遣中使云云

右丞顏奉宣進止朝來其卿等商量寶參事卿等所奏

雖於大體甚好史記汲黯傳治務在無為而已宏大體不拘文法然此人交結

中外意在不測朕試根尋灼然審知情狀所以有此商

量又聞竇參在彼處

通鑑貞元八年夏四月乙未貶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實參為郴州別

駕亦其諸處交通不絕社稷事重卿等只合與朕同憂

宜即作文書進來此事非小不可更遲者臣面承深旨

又奉密宣皆以社稷為言又知根尋已審敢不上同憂

憤內絕狐疑

離騷心猶豫而狐疑注狐多疑而善聽河水始合狐欲渡必帖耳先聽無水聲而後

過故人過河水者要須狐行然後敢渡因謂多疑者為狐疑也

豈願遲迴更貽念慮但

以嘗經重任斯謂大臣進退之間猶宜有禮誅戮之際

不可無名劉晏久掌貨財當時亦招怨讟及加罪責事

不分明

通鑑綱目初劉晏為吏部尚書楊炎為侍郎不元載之死晏有力焉及上即位晏久典利

權眾頗疾之風言晏嘗默表勸代宗立獨孤妃為后楊
炎因言晏與黎幹同謀律祐甫言此事曖昧况已更大
赦不當復究炎乃建言尚書省國政之本比置諸使分
奪其權今宜復舊上從之詔天下錢穀皆歸金部倉部
罷晏轉運等使每貶忠州刺史荆南節度使庾準希楊
炎指奏晏與朱泚書求營救辭多怨望炎證成之上密
遣中使縊殺之天下冤之叛者既得以為辭通鑑劉晏死李正已等
與劉晏益懼相謂曰我輩豈得
此乎眾人亦為之懷愍用刑曖昧通鑑本注損累不

輕事例未遙所宜重慎寶參頃司鈞軸綱目集覽鈞陶

轉者取周同調均之義軸車軸也所以持輪者鈞軸皆
在物之要者故謂宰相秉鈞當軸言其居中用事也

願怙恩私貪饗貨財引縱親黨唐書寶參傳參無學術

黨多所訥察四方畏之於是淄青李納厚饋參外示嚴
畏實賂帝親近為間故左右爭毀短之申其族子也為

給事中參親愛每除吏多訪申申因得招賂漏禁密語故申所至人目為喜鵲帝聞以戒參且曰是必為累不如斥之參以情訴曰臣無彊子姓申雖疎屬無他惡帝曰而雖自保如外言何參固陳丐此則朝廷

同議天下其傳至於潛懷異圖將起大惡跡既未露人

皆莫知臣等親奉威顏議加刑辟但聞兇險之意尚昧

結構之由况在眾流何由察悉忽行峻罰必謂冤誣羣

情震驚事亦非細若不付外推鞫唐書百官志九日推鞫得情處斷平允為

法官則恐難定罪名乞留睿聰更少詳度竇參於臣素

分陛下固所明知唐書竇參傳初陸贄與參不平吳通元兄弟皆在翰林與贄軒輊不得申

賜賜號王則之與通微等善遂共講贄帝得其有伺顧森逐申為道州司馬不淡日貶參郴州別駕

懷輒欲營救良以事關國體義絕私嫌所與典刑不濫

於清時曹植文清時難再君道免虧於聖德特希天鑒俯亮愚

誠謹奏

奏議竇參等官狀通鑑貞元九年三月更貶參驛州司馬男女皆配流上又命理

其親黨

右希顏奉宣進止竇參結朕左右兼有陰謀皆有憑據

事不曖昧晉書杜預傳臣心實了不取後累只緣連及處多不

可推按卿等宜更商量若謂恐體事不穩卽且流貶向

絕遠惡處竇申竇榮李則之首末同惡無所不至通鑑

實參

陰狡而復恃權而貪每遷除多與族子給事中申議之
申招權受賂上頗聞之左金吾大將軍號王則之與申
善上皆察知其狀貶則之
昭州司馬申道州司馬
又並微細不比竇參宜更商

量處置其竇參等所有朋黨親密並不可容在側近宜
便條疏盡發遣向僻遠無兵馬處先雖已經流貶更務
向遠惡處者伏以竇參罪犯誠合誅夷聖德含宏務全
事體特寬嚴憲俯貸餘生始終之恩實足感於庶品仁
育之惠不獨幸於斯人所議貶官謹具別狀其竇榮竇
申李則之等既皆同惡固已難容然以得罪相因法有

首從首當居重從合差輕

通鑑本注首謂為頭者從謂
隨從者為首者重隨從者輕

參既蒙恩矜全中等亦宜減降又於黨與之內亦有淑
慝之殊稍示區分足彰勸勵竇榮與參雖是近屬亦甚
相親然於款密之中都無邪僻之事乃聞激憤屢有直
言因此漸構猜嫌晚年頗見疎忌若論今者陰事則尚
未究端由唐書竇參傳帝文欲殺申則之及屬人榮贄固等如據比來所行必
應不至凶險恐須差異以表詳明臣等商量竇榮更貶

遠官竇申則之並除名配流謹具別狀進擬庶允從輕

之典以洽好生之恩夫趨勢附權時俗常態

魏志董昭傳竊見當

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游為業
主不以孝弟清修為首乃以趨勢游利為先

苟無高節

出眾何能特立不羣

前漢景十三王傳贊夫惟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張衡賦

何孤行之哉哉兮子不羣而介立

竇參久秉鈞衡特承寵渥君之所任

孰敢不從或游於門庭或結以中外或偏被接引或驟

與薦延如此之徒十恒七八若聽流議皆謂黨私自非

甚與親交安可悉從貶累况竇參罷黜追欲周星應是

私黨近親當時並已連坐

謹按連坐猶緣坐也胡三省曰緣坐者緣親黨而坐罪也

人心久定不可復搖今者再責竇參特緣別有結構陛

下親自尋究審得事情所與連謀固知定數今若普加

譴斥則恐翻類淪胥罪無指名誰不疑懼中外洵洵殊

非令猷臣等商量除同謀陰邪
更無所問將為穩便未審可否
事狀分明者其餘一切

請不簿錄竇參莊宅狀

通鑑上又欲籍其家貲贊云云

右希顏奉宣進止凡是官吏貪
竇參負朕至深廣納賄貨又更
濁取受錢物猶並徵賊
錢物奴婢之類豈不合收納入
官竇參身既遠貶亦恐
被人破除隱沒今欲使人勾當
收拾卿等商量可否者

謹按國家典法沒入官產惟有兩科一謂姦贓一謂叛

逆

通典十惡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惡逆五日不道六曰大不恭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

不義十
皆須先鞠犯狀審得實情憲司察冤法寺論罪

會府覆奏掖垣參詳唐書刑法志初太宗以古者斷獄訊於三槐九棘乃詔死罪中書門

下五品以上及尚書等平議之百官志刑部尚書一人侍郎一人凡鞠大獄以尚書侍郎與御史中丞大理寺

卿為三禮如是悉無異詞然後謂之獄成而聞於天子記

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

命三公通鑑音注唐其有抵於深辟者制可既下所司自永徽以後

大獄以尚書刑部御史臺大理司猶三五覆奏庶或宥

官雜按謂之三司又詔中書鞠之唐書刑法志河內人李好德坐妖言下獄大理臣張

紀劾蘊古以為好德病狂督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蘊古既而大悔因詔死刑雖令

卽決皆三覆奏久之謂羣臣曰次因雖三覆奏而頃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二日五覆奏決日尚食勿進酒肉教坊太常輟教習諸州死罪三覆奏其日亦蔬食務合禮撤樂減膳之意 聖人愛人恤刑

乃至如此精慎罪法既定方合徵收叛逆則盡沒其家

唐書百官志凡反逆相坐沒其家配官曹長役為宮奴

婢一免者一歲三番役再免為雜戶亦曰官戶二歲五

番役每番皆一月三免為良人六十以上及廢疾者為

官戶七十為良人謹按沒者籍沒也通鑑音注籍沒者

籍所有田宅沒而入官 姦賊則止徵所犯蓋示懲戒匪貪貨財何

嘗有罪未斷有法未詳而可以納其資產者也伏惟聖

德廣大如天包含懲忿於彛憲之中念終於常情之外

已存惠貸不宣嚴刑今若簿錄其家竊恐以財傷義猥

已存惠貸不宣嚴刑今若簿錄其家竊恐以財傷義猥

蒙下問實荷皇明輒罄愚誠所祈天鑒謹奏

通鑑時官左右恨

參尤深謗毀不已參未至驩州竟賜死於路實申杖殺
貨財奴婢悉傳送京師讀史管見世傳陸敬輿有憾於
實參擠而殺之其說甚怪此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
也以其言觀之有是耶孔子有言以德報怨何以報德
以德報德以直報怨贊於實參非以德報怨也以直行
事耳使參有死罪贊佐天子刑賞稱物平施可也貪
不報之名取忘怨之美宜
死而生之又安得為直乎

請還出緒所寄換碑文馬絹狀

右出緒使節度隨軍劉瞻送書與臣其書意緣奉進止
令為其亡父承嗣撰遺愛碑文故送前件馬絹等以申
情既臣先奉恩旨令換碑文於今半年竟未綴緝良以

勸戒之道忠義攸先褒貶之詞春秋所重穀梁傳序一字之褒寵踰

華衮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爵位有僥倖而致名稱非詐力可求

將使循軌轍者畏昭憲而莫踰怙姦妄者顧清議而知

恥晉傅元士風論先王之御天下教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孔子修春秋而亂臣賊

子懼豈必臨之以武脅之以刑哉褒貶苟明亦足助理

田承嗣阻兵犯命靡惡不為竟追天誅全歸土壤唐書田承

嗣傳承嗣盜有貝博魏衛相懿洺七州而未嘗北面天子凡再興師會國威中奪窳而復縱故承嗣得肆姦無

怖忌十四年死年七十五贈太保此乃先朝所愧恨義士所惋嗟今出

緒上千宸嚴江淹建平王辭闕表託慕宸嚴載惟感戀請頒遺愛微臣隘跼

實憤於心謬承恩光備位台輔既未能滌除姦慝匡益
大猷而又飾其愧詞以贊兇德納彼重賂以襲貪風情
所未安事固難強是以屢嘗執翰不能措詞輒投所操
太息而止劉楨詩投翰長嘆息緣承聖誨姑務懷柔昨見田緒使
人臣亦婉爲報答但告云所爲碑頌皆奉德音旣異私
情難承厚貺候稍休暇續當換成旣無拒絕之言計亦
不至疑阻其來書謹封進所送馬及絹等令劉瞻便領
却迴訖不敢不奏謹奏